

内 容 简 介

《丛书集成》初版于民国二十五年，是为学界和收藏界广为熟知的一部集大成性质的丛书。该书选择宋、元、明、清四代的丛书一百部，分为十大类五百四十一小类重新编排。所选诸书“以实用罕见为主”，实用者应学者所需，罕见者则多属流传孤本。这种既注重实用又注重孤本的选择标准决定了《丛书集成》所具有的不朽价值。

《丛书集成术数大全》则选取《丛书集成》哲学类术数部各种术数典籍三十种：《淮南万毕术》、《淮南万毕术补遗》、《出行宝镜》、《元包数总义》、《五行大义》、《麻衣道者正易法》、《丙丁龟鉴》、《稽瑞》、《焦氏易林》、《春秋占筮书》、《灵棋经》、《景祐六壬神定经》、《探春历记》、《乙巳占》、《相雨书》、《天文占验》、《占验录》、《土牛经》、《四字经》、《李虚中命书》、《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珞琭子赋注》、《三命指迷赋》、《乾元秘旨》、《天步真原》、《太清神鉴》、《字触》、《秘传水龙经》、《云气占候》、《梦占

逸旨》。

以上三十种典籍，流传面亦极为有限，它广涉了卜筮、《易》卦、阴阳五行、占星、占梦、星命、相术、拆字、太乙、六壬、奇门遁甲等中国古代术数的各个方面，大抵反映了中国古代术数的基本内容和面貌，可以说是一书在手尽揽其胜。它既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又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此次出版对所收诸书都进行了精心校订，正讹纠误力求准确，并解决了原书繁体竖排不易阅读的问题，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信的读本，而且增加了全书的收藏价值。

《丛书集成术数全书》目录

上卷

- | | |
|-------|-----------|
| 天步真原 | 泰西穆尼阁(1) |
| 太清神鉴 | 后周王朴(133) |
| 焦氏易林 | 汉焦延寿(241) |
| 春秋占筮书 | 清毛奇龄(501) |
| 灵棋经 | 汉东方朔(53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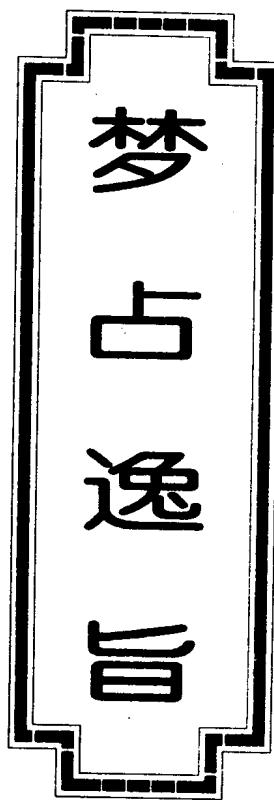
中卷

- | | |
|-----------|-----------|
| 梦占逸旨 | 明陈士元(1) |
| 乙巳占 | 唐李淳风(107) |
| 字触 | 清周亮工(319) |
|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 宋陈抟(443) |
| 珞琭子三命消息赋注 | 宋徐子平(463) |
| 珞琭子赋注 | 宋释昙莹(495) |
| 三命指迷赋 | 宋珞琭子(547) |
| 景祐六壬神定经 | 宋杨维德(573) |

下卷

- 秘传水龙经 清蒋平阶(1)
出行宝镜 撰人不详(121)
五行大义 隋萧吉撰(187)
丙丁龟鉴 宋柴望辑(305)
稽瑞 唐刘庚辑(353)
乾元秘旨 清舒英(407)
元包数总义 宋张行成(437)
李虚中命书 唐李虚中(463)
淮南万毕术 汉刘安著(503)
淮南万毕术补遗 汉刘安著(524)
相雨书 唐黄子发(527)
天文占验 明周履靖辑(538)
占验录 明周履靖辑(545)
土牛经 明周履靖辑(553)
四字经 唐德行禅师(557)
探春历记 汉东方朔(576)
云气占候 韬庐子韵言(582)

明陈士元



目 录

自序.....	(5)
卷之一 内篇（一）	(6)
真宰篇第一.....	(6)
长柳篇第二.....	(7)
昼夜篇第三.....	(8)
众占篇第四	(10)
宗空篇第五	(11)
卷之二 内篇（二）	(18)
圣人篇第六	(18)
六梦篇第七	(19)
古法篇第八	(21)
吉事篇第九	(23)
感变篇第十	(24)
卷之三 外篇（一）	(29)
天者篇第一	(29)
日月篇第二	(31)
雷雨篇第三	(35)
卷之四 外篇（二）	(38)
山川篇第四	(38)
形貌篇第五	(43)
食衣篇第六	(47)
卷之五 外篇（三）	(52)

器物篇第七	(52)
财货篇第八	(55)
笔墨篇第九	(57)
字画篇第十	(62)
卷之六 外篇(四)	(67)
科甲篇第十一	(67)
神怪篇第十二	(73)
寿命篇第十三	(82)
卷之七 外篇(五)	(86)
凤鸟篇第十四	(86)
兽群篇第十五	(88)
龙蛇篇第十六	(92)
卷之八 外篇(六)	(96)
龟鱼篇第十七	(96)
草木篇第十八	(98)
施报篇第十九	(101)
泛喻篇第二十	(104)

自序

嘉靖壬戌之秋，八月既望，陈子坐蒲阳轩中。眷月色之渐高，忻桂华之始放，感盈亏之转轂，念荣瘁之循环，于是举酒命酌，兴发成酣，枕簟裁清，隣然就寢。梦皓眉之老叟，披霞服而降庭，授予一函，金文眩目。宛科斗之古篆，欲宣诵而未能。藏衾袖间，犹恐遗脱。获此奇玩，心复生疑，乃再拜问叟曰：“予与君遇，无乃梦乎？”叟笑曰：“何遇非梦？何梦非真？”忽起谯声，予遂惊寤。晨兴喟叹，是何祥也？研思终日，莫得其由。嗟夫！夜之遇叟也，其真也耶？晨之喟叹也，其梦也耶？将询兆于占人，慨辉经之坠地。辄据见闻之末，撰兹内外之篇，用述微悰，题为逸旨。拂常隐语，岂道醉梦之讥；遁世朽夫，聊增驟谈之助尔。

卷之一 内篇（一）

真宰篇第一

真宰窈冥，无象无形，渊漠浑穆，气数斯涵。（《庄子》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广成子》曰：“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时，窈冥冥冥，芒芠漠闵。渊蒙鸿洞，莫知其门。”）

气判阴阳，数苞终始。（《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列子》曰：“太易者，未见气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天旋地凝，两间定位，而人物生矣。（《淮南子》曰：“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礼统》曰：“天地，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人葆冲和，肖乎天地。精神融贯，无相虧也。（《列子》曰：“冲和气者为人。”王介甫诗注曰：“人之精神，与天地同流，此占梦之所以设也。”）

天气为魂，地气为魄。（《灵枢经》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子产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属天清而散，属地浊而聚。”《白虎通》曰：“魂主于情，魄主于性。”高诱曰：“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郑玄曰：“嘘吸出入者，气也。耳目之精明者，为魄。气则魂之谓也。”朱子曰：“魂属木，魄属金，所以言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数也。”）

气清者，魄从魂。气浊者，魂从魄。从魂为贵，从魄为贱。清魂为贤，浊魄为愚。此寿夭祸福之閼也。（《丹铅录》曰：“灵魂为贤，厉魄为愚。轻魂为明，重魄为暗。扬魂为羽，钝魄为毛。”）

有贵而贤，有贱而愚，有寿而福，有夭而祸，有贵而愚，有贱而贤，有寿而祸，有夭而福。世变无恒，凡则先肇。魂能知来，魄能藏往。（魂强则善悟，魄强则善记。圣人以魄摄魂，众人以魂运魄。）

人之昼兴也，魂丽于目，夜寐也，魄宿于肝。魂丽于目，故能见焉。魄宿于肝，故能梦焉。梦者，神之游，知来之镜也。（朱子曰：“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故昼之所为，夜之所梦。其善恶吉凶，各以类至。”《庄子》曰：“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故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列子》曰：“神遇为梦，形接为事。故昼想夜梦，形神所遇。神凝者，想梦自消。”《庄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长柳篇第二

长柳之演，载诸艺牒，其详不可得闻已。（《汉书·艺文志》曰：“《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周官太卜，掌三兆，三易、三梦之法。（《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玉兆；二、瓦兆；三、原兆。掌三易之法：一、连山；二、归藏；三、周易。）

三梦：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涉。（《周礼》注曰：致梦，言梦之所至，夏后氏作焉；觭，得也，言梦之所得，殷人作焉；咸，皆也，陟，亦得也，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

又以八命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吉凶。（《周礼》以邦事作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

雨，八曰瘳。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敷政。注云：“国之大事有八定，作其辞以命蓍龟，又参之以梦也。）

夫兆倚龟而征，易赖蓍而显。蓍龟外物也，圣人设教利用，犹足以通乎神明，稽乎大疑。（《易·大传》曰：“圣人以神道设教。”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又曰：“以通神明之德。”《尚书·洪范》曰：“汝则大有疑，谋及卜筮。”）

乃若梦本魂涉，非由外假，度其端倪，探其隐赜，则荣枯得丧，乌得而违诸。（蓍龟外物，尚可以占其荣枯得丧，而梦则发乎精神，非外物比，尤可占也。其占有不应者，则不能度其端倪，探其隐赜尔。）

昼夜篇第三

昼夜，一息也。古今，一昼夜也。（《易·大传》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庄子》曰“死生为昼夜。”颜之推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

天地以春夏为昼，秋冬为夜。治世为昼，乱世为夜。（春夏辟户，诚之通。秋冬阖户，诚之复。治世阳明，乱世阴浊。有昼夜之象。《庄子》曰：“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

天地有机祥，皆其精神所发。（《汉书·天文志》曰：“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

凡景星、卿云、器车、醴泉之类，称为祯瑞者，天地之吉梦也。（孙氏《瑞应图》曰：“景星状如半月，王者不敢私人则见。”《史记》曰：“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孝经·援神契》曰：“天子孝，则景云出游。”《白虎通》曰：“王者德及山陵，则景云浮，器车出。德及渊泉，则醴泉涌。”）

祆星霾露崩竭夷羊之类，称为妖孽者，天地之恶梦也。（晋

灼曰：“祆星，彗孛之属。”《诗》笺云：“霾，雨土也。”《五音篇海》曰：“霧，不祥气也。”《礼纬》曰：“山崩川竭，亡国之征。”《淮南子》曰：“夷羊在牧。”注云：“夷羊，土神。殷之将亡，夷羊见于郊。”

吉恶二梦，天地可占，而况于人乎？人为形役，兴寝有常。觉而兴，形之动也。寝而寐，形之静也。而神气游衍，而造化同流。（《庄子》曰：“人与天地精神往来。”《淮南子》曰：“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歙，各有经纪。故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雷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与天地参也。是故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养爱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也。”《说苑》曰：“心应寒、肝应榆，我通天地。将阴梦水，将晴梦火，天地通我。”）

归乎至虚，蕴乎至灵，荧魂不枯，精莩不沉。（扬子曰：“荧魂旷枯，精莩旷沉。”柳宗元注云：“荧魂，司目之用者也。莩，目睛之表也。”吴秘注云：“荧魂，精光也。精莩，精之白也。”）

岂与寝兴觉寐为动静哉！故形虽寐，而神弗寐。或敛于寂，或通于触，神有触敛，则寐有梦否。（神触于形，然后有梦。无触，则虽寐而不梦。《庄子》曰：“成然寐，蘧然觉。”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动静也。有思无思也，又动中之动静也。有梦无梦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寤阳而寐阴，寤清而寐浊，寤有主而寐无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

神之所触，或遑或迩，或永或暂，晴晦异象，跻堕异态，荣辱异境，胜负异持。凡祯祥妖孽之类，纷沓而莫之综核。虽畴昔所未尝睹闻者，亦皆凝会于梦，此其一寐之所得，吉恶可从而占也。曾何分于昼夜。（孔子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故梦亦犹是。”）

众占篇第四

众占非一，惟梦为大。（《汉书·艺文志》曰：“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

梦与兆易准，故三代尚焉。洛出丹书，乃设九畴，兆法著矣。河出绿图，乃列八卦，易法行矣。（邵子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

占梦之秘，固性命之理，而兆易之揆也。（《吕氏读诗记》曰：“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故梦各以类至。知此则可以言性命之理矣。”王充《论衡》曰：“占梦与占龟同。”）

三兆之体，其经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周礼》注曰：“颂，谓繇也。三兆体繇之数同，其名占异耳。百二十每体十繇，体有五色，又重之以墨拆也。”）

三易之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注曰：“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每卦八别者，重之数。”）

三梦之辉，其经皆十，其别皆九十。（《周礼》：“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镑，四曰监，五曰暗，六曰懵，七曰弥，八曰叙，九曰阶，十曰想。”郑众注云：“辉，日光气也。”郑玄注云：“王者于天目也。夜有梦，则昼视日旁之气，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辉，每辉九变，此术今亡。”）

梦与兆易，岂有隆降乎？武王伐纣，梦协朕卜。（《周书·泰誓》：“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孔融注云：“言梦卜俱合于美善也。”）

卫史朝曰：“筮袭于梦，武王所用。”（《左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已立元，又以《周易》筮之，遇“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

非达观阴阳之故，深究天人之际，其孰能与于此。（朱子曰：“献吉梦，赠恶梦，其于天人相与之际，察之审而数之至矣。”王晦叔曰：“天人同流，相应而不远，先王必立官以观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

宗空篇第五

宗空生问于通微主人曰：“梦者幻也，与露电泡影等。”（《佛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一切起灭，皆归虚妄。主人曰：“汝奚不稽之古乎？轩辕氏在华胥、录图、风后、力牧之梦。”（《列子》曰：“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国，不知距中国几千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黄帝即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国。”）《河图挺佐辅》曰：“黄帝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 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名也，天其授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至翠妫之川。大鲈鱼泛白图，兰叶朱文，以授帝，名曰《录图》。”《帝王世纪》曰：“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钩之弩，驱羊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钩之弩，异力者也；驱羊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占求之，得风后、力牧，以为将相，因著《梦经》十一篇。”）

尧有攀天、乘龙之梦。（《东观汉纪》曰：“和熹皇后梦扪天，天体若钟乳，后仰喻之，以讯占梦，占梦者言尧梦攀天而上，汤及天舐之。此皆圣王之梦。”）《白孔六帖》曰：“尧舜上圣，符域内之休征。”注引《梦书》云：“尧梦乘青龙上太山，舜梦击鼓。”《路史》曰：“尧梦御龙以登云天，而有天下。”）

舜有长眉、击鼓之梦。（《帝王世纪》曰：“舜梦眉长与发等，尧

乃赐以昭华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摄政。”后魏温子升撰《舜庙》曰：“感梦长眉，明扬仄陋。”击鼓注见上。)

禹有山书、洗河、乘舟过月之梦。（《吴越春秋》曰：“禹登衡山，梦赤绣文衣男子，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山书者，斋于黄帝之岳。’禹乃退斋三日，登宛委发石，得金简玉字之书，言治水之要，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记之，名为《山海经》。《帝王世纪》曰：“禹梦自洗于西河。”《白孔六帖》曰：“夏禹未遇时，梦乘舟月中过。”）

汤有舐天之梦。（解见前）

桀、纣有黑风、大雷之梦。（《白孔六帖》曰：“桀、纣下临，作寰中之不轨。”注引《梦书》云：“桀梦黑风破其宫，纣梦大雷击其首。”）

文王有日月、丈人、海妇之梦。（《帝王世纪》曰：“周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庄子》曰：文王观于咸，见一丈夫钓，欲授之政，明日属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颤，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政于咸丈人，庶几民有瘳乎？’”遂迎咸丈人而授之政。《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文王梦妇人当道哭曰：“吾是东海女，嫁为西海妇，今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雨过。”文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过。）

太公有辅星之梦。（《尚书·中候篇》曰：太公未遇文王时，钓鱼磻溪，夜梦得北斗辅星神，告尚以伐纣之意。）

孔子有先君、刍儿、三槐、赤气之梦。（《吕氏春秋》曰：孔子绝粮陈蔡之间，昼寝，起曰：“今者梦见先君。”《孝经中契》曰：“孔子梦刍儿捶麟，伤前左足。”《宋书》曰：“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气，驱车见刍儿伤麟之左足，求薪覆之。”湘东王绎《金楼子》曰：“孔子梦三槐门、丰沛有赤鼯起。呼颜回、子夏往观之，见赤蛇化为黄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应高祖起丰沛。”）

女节有接星之梦。（《帝王世纪》曰：“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之，意感，遂生少昊。”）

太姒有松柏棫柞之梦。（《周书》曰：“太姒梦周庭之梓，化为松柏棫柞。”）

伊母有白水之梦。(王充《论衡》曰：“伊尹生时，其母梦人谓己曰：‘白水出，疾东走。’母明日视白出水，即东走十里，顾其乡皆为渊矣。”)

孔母有空桑、苍龙之梦。(《孔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黑帝使请己往，语曰：‘汝乳必于空桑。’觉若有感，后生孔子于空桑。”《宝椟记》曰：“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亘天，降附征在之房。征在因梦苍龙而生孔子，有神女擎露，五老列庭，麟吐玉书之事。”)

比事皆孚，何为虚妄？生曰：“此纬录稗说，六经未载也。”(汉末贺良等作《纬书》，言经之有纬也。《汉书·艺文志》曰：“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曰：“细米为稗。琐碎之言也。）

主人曰：九龄之与(《礼记·世子篇》云：“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我百尔九十，君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两楹之奠(《礼记·檀弓篇》：“夫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记于《礼》经。而《春秋传》称梦尤繁，若晋侯梦熊，宋公梦鸟。(《左传》：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久，韩宣子曰：“寡君寢疾三月矣，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韩宣子祀夏郊，晋侯有间。《左传》：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于公宫，未立。景公卒，大尹立启矣。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已为乌而集于其上，喙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得曰：“余梦美，必立。”未几，立卿谋立得，是为宋昭公。占曰：北首，死象也。宋门东曰卢门，北曰桐门。寝于东门之外，失国象也。已化为乌，集于启身，践启之位也。）

吕锜梦射月，声伯梦涉洹。(《左传》：晋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曰：姬姓日，异姓月，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于泥，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左传》：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瑩，盈其怀，声伯寤而惧，不敢占。)

鲁昭梦襄公，宋元梦平公。(《左传》：楚灵王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鲁昭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梦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